

開放文學－諷刺警世－女界鬼域記 第九回 論勾股謔詞成創解 叫出局美女勝奇男

都說王一鵬和沈三鳳，晚餐以後，忽想起明兒上午，便須考試算學，就慌也似的各把代數幾何，幾個難問題，演習了大半夜，許多法術原理，都融會貫通，了然胸次，方肯安安逸逸熄了燈，學海棠春睡咧。一宿無話，到明天絕早起身，梳洗完畢，略吃了碗半把的稀飯，一鵬三鳳大家，拿著算學的繪圖器具，和石筆、鉛筆、墨筆等，趕緊往課堂上，坐候題目發表。等了長久長久仍未見有第三人來，左右無事，便轉入課堂隔壁的儀器室逛逛，推進室門駭賭理化工各種重價器械，沾滿塵鏽，好像沒人照管的樣兒。一鵬歎口氣道：「天物暴殄，好可惜啊。」三鳳道：「咳，妹子，別怪他們暴殄，咱們學生，也可以收拾收拾的。」說著，三鳳猛抬頭，驀瞧著正中懸有一副對聯，便驚異道：「啊，鵬妹，天下竟有這樣好筆仗麼？」一鵬聽了他「好筆仗」三字，頓觸所好，也忙忙的舉起美人頭，直向前方，定睛細視，只見兩條白染黑字，新製成的十二言長聯，那右首一聯是：

時勢造英雄，維多利經綸蓋世。

左首一聯是：

文明開女界，馬季長絲竹後堂。

下邊落款，為吳芝瑛書。一鵬大笑道：「到底吳夫人的筆墨，異樣精神咧。」三鳳道：「你瞧書法也工，語句也妙，當今女才子，其實名下無虛。咱們後生，千萬世也學不到他呢。」

一鵬道：「只般的寫作俱佳，恐就講堂外張殿撰的楹聯，還遜他一籌啊。」三鳳道：「雖未必壓倒狀元公，然彼此相較，大概在伯仲間了。」

看官們啊，原來通州張季直先生，也有些墨寶在裡頭，他的筆下本來較吳夫人為更勝，只因那副楹聯，是他老手不經意之作，故而不見得十分超絕，他上下聯句是：

廿紀維新亞歐合治，

一堂講學巾幗揚華。

語中也含有贊揚屬望的意思，和吳夫人宗旨相同。鵬鳳兩姊妹，正在評優論劣，歎服吳夫人，忽一陣子的鈴響，隨著曉風習習，吹入耳膜。三鳳道：「妹子，快走，這是考課的上堂鈴了。」一鵬道：「三姊，你瞧時計上已鳴九下咧，倘錢先生不做好事，再出那複雜難難的算題，恐飯前就完不了卷，保險會之行，將成虛話呢。」三鳳道：「只消筆底加速，三個鍾頭總可完事了。」說著，鵬先鳳後，復轉身向課堂來。可巧正教習錢劍虹、副教習朱鶴仙女士，方手拿著學生分數簿，不慌不忙，同向師位的大理石紫檀圈椅中坐定，和說書先生的雌雄黨一毫無異。鵬鳳各上前一步，對正教習欠身施禮，錢劍虹本是個倨傲非常的人，兩眼位置，如同移在頭頂心裡，一眾女學生，他總目為不識一丁，未免瞧不起。單只王一鵬、沈三鳳，雞群鶴立，是他最得意的得意門生，故而特別青眼，居然拱拱手，還個禮兒。又翻開分數簿，在鵬鳳芳名下，各畫個到字。這時候南北兩黨分坐東西，大家目灼灼的，靜待教員的命題。錢劍虹就取了粉筆，往黑板上寫滿了一版，王一鵬等七個頭班生，各各將題兒抄了下來，便渺慮沉思的想准了算法，貼說繪圖，又詳又簡，萬非南黨中的粗淺筆算，不能望其項背。那課堂西半邊的三三四班生，卻坐得歪歪斜斜，數十道俏眼光，都瞧定那一行行的題字，手內石筆，半動也勿能動得。最可憐的便是朱喜鸞與素素蝶，十個亞刺伯字，勉強識全，平日所習的，至多不過三位頭加法，今番的問題，都弄成了連連牽牽，著不清的許多算碼，也不知他是加是減是乘是除，內中還中西相間，夾雜個一畫一豎的十字形，想來想去，實在弄不出其中元妙，欲思質問同學，怕違犯了考課的規則，欲請示教習，又怕朱鶴仙不肯用情，空惹他搶白幾句，若不一問明，勢必繳白卷，越加難以為情。私念橫也不好，豎也不好，自悔不曾學了鶯娘，托病請假，倒未始非藏拙之道，為今這般丑，難免要一獻於眾人前了。喜鸞、素蝶方在計無所出，眉頭上滿布皺紋，恰值朱教習、鶴仙與喜鸞做個面對面。瞧著他怔怔出神，渾似石美人模樣，也便猜到他的心下事了，因笑問道：「喜鸞妹啊，別是這種便易題目，你還不會做麼？」喜鸞道：「做是會做的，不過有點點疑義罷了。」鶴仙道：「有什麼疑義，盡可說與我聽。」

喜鸞道：「就是那(與)字底下的(十)字，西式算碼裡，似乎用不著這勞什子的。朱先生啊，莫非你的筆誤麼？」鶴仙道：

「噯，豈有此理，這分明代表加字的記號呀，你們初學加法，怎說這加法的主腦字，已不在心了。」喜鸞道：「嘎嘎嘎，原也是個號兒，我半天的搜索枯腸，那裡想得到呢。」說著，色豫神暇，且瞧且寫，就瞧加法，先從心窩裡布算一番，起好了腹稿；然後用石版石筆，演了個未定草式，又琢磨了幾次，才周規折矩的騰正了，將卷繳訖。那時喜鸞胸前一塊石方算墮落，便管好筆兒，慢吞吞從課堂西邊兜過東來，瞧瞧同學諸姊妹，都是逗角鉤心，默默推算。瞧到頭等生沈三鳳的桌子上，驚見他橫七豎八正畫成個三角形兒，不禁掩口笑道：「三阿姊，你可不是考圖畫麼？」三鳳道：「喜鸞姊，這並非圖畫，也屬於算術的一種呀。」喜鸞道：「是那一種算術，我卻見所未見。」

三鳳道：「這叫做勾股法。」喜鸞道：「怎樣叫勾股呢？」三鳳道：「勾稽之勾，股份之股，乃是開方學中的一部分。」喜鸞微哂道：「噯，原來是粉頸輕勾之勾，雙股交疊之股，這春色暗藏的佳名兒，果然非常風致咧。」三鳳道：「呀啐，虧你女孩兒家，下得出這兩句注腳。」喜鸞道：「就字論字，也算不了我解差的。」旁邊王一鵬笑道：「好解得確，好解得確，若非你天字號裡的聰敏人，怎能想得到這新鮮創解呢。」說著，三鳳握了筆，垂了頭，似羞若慍，面盤上疑映帶著幾點晚霞，喜鸞又在旁看道：「哈哈，那圖上邊甲乙丙三個，是否長於勾股的美少年麼？」三鳳聽了，休想能接他下言，只索不去理會他便了。

看官們，難道他們當著先生的面，敢於這樣虐謔麼？都只為喜鸞平日很喜歡尋開心的，又經了前二月裡的風潮，三大自由，已得校長的允許，談諧談笑，一發是奉旨奉憲，亦後誰來管得，所以喜鸞姑娘，把勾股兩字的滋味，細細咀嚼，竟似旁若無人個樣兒。此刻錢教習劍虹被他一席勾股話，鬧得怒容滿臉，濃濃的豎了肩兒，圓圓的睜了眼兒，嗔視喜鸞，瞧個不休。

俗諺說的眼睛裡放出火來，正是錢劍虹當日形狀。喜鸞也見錢教習這副神氣，便見機不再多嚼囉了，正要收東紙筆，想退出課堂外來，不料副教習朱鶴仙又叫住他道：「喜鸞，你來你來。」

喜鸞驟聞叫喚，疑慮不前，暗思他莫非為了勾股的游詞，特地叫我去揮叱幾聲呢。想著躊躇躊躇，走向講台前來，說道：

「朱先生，有何見諭？」鶴仙道：「你把這算題講講看。」喜鸞啞然道：「朱先生，疑我非自出心裁麼？」這題兒(12345678910若干)明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得數便是五十五，誰也算不來呢。」鶴仙搖首道：「差差，你個十百千的位數，也沒弄明白，豈不笑死人啊。」說著，南黨眾女生都哄上來看喜鸞的算學卷，笑聲呵呵，響徹屋子。鶴仙便在黑板上畫一算式，指給喜鸞看道：「你瞧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和六十七萬八千九百十相加起來，得六十九萬一千二百五十五，方是毫忽不差的共數咧。」喜鸞微點頭，怏怏不樂，默了良久，將近十二點鐘光景了，雪雁、沉魚輩也都繳過卷，退歸臥室。喜鸞回首一瞧，見課堂以西，跑得一個不剩，也就步遲遲的下堂去了。

午飯後，南黨生都聚在一處，大家取著香皂擦過於手，拿著玉容散粉過於面，便要趁個空兒，打算到馬路上玩玩。沉魚與眾姊妹道：「咱們今兒往那裡去散散心呢？」雪雁道：「上海的別相景致，盡在咱們的眼中了，還有甚好玩的地方呀？」沉魚道：「不是這麼講的，咱們整坐了兩日，考的困乏了，不拘何處去，尋尋快話，才好把胸膈間的悶氣，開豁些兒啊。」鶯娘喜道：「姊姊之言，正合著我的意咧。」沉魚道：「妹子們想想看，到底有甚好玩的地方呢？」紅鸚道：「有的有的，我前天瞧見繁華報的花榜、狀元、榜眼都在東薈芳瀟湘館內，可要同去賞識賞識啊？」沉魚拍手道：「妙妙，就去就去。」鶯娘忽臉兒一沉道：「我偏不去。」沉魚道：「鶯孩子，別做神作勢了。」

鶯娘蹙額道：「求你饒了小妹罷，前番迎春坊，險被花戲鶯窘殺，如今再不鑽你的圈啊。」沉魚笑道：「誰叫你拘拘謹謹，露出鄉曲的馬腳呢。」鶯娘道：「咳，叫聲你魚姊姊了，那風月場中，本非咱們所應到的。」沉魚道：「哼，妹子何所見不廣啊，可知道鼎鼎有名的某宮保夫人，彷彿以花叢柳窟為消磨歲月的安樂窩呢。」鶯娘道：「噯，越發不對了，他們垂暮餘生，借此以聊娛晚景，我輩金閨弱質，方當盛年，那得援以為例呀。」

沉魚道：「喔唷，你這些道學話，說給誰聽啊，去去。」說著，強握鶯娘手，挈與俱行，旁側雪雁、紅鸚復慫慫勸駕，或挽或推，鶯娘身不由主，只得隨他們走一遭了。於是魚雁鶯鶯，說說笑笑，一路出昌中校，叫了一乘轎子式的快車，馬蹄得意，行駛如飛，不上一刻鐘，已到東蒼芳的弄口了。雪雁搶在前，惠了馬車賬，便招姊妹們，慢慢兒走進弄來，到第三石庫門外一看正是瀟湘館，林黛螺、薛寶鶯的金字牌兒掛在上首，原像魁占百花的氣概。雪雁、沉魚便做個開路先鋒，一腳尖跑將進去，鶯鸚兩個隨之而入。外場龜奴一見也高喊客來，鴛母正從屏門後走出，瞥睹四位女乾金身上邊都似遇著些外國新氣，不覺暗暗納罕，思量這幾位別是濟良所女董，來咱們妓院裡，查查有無逼娼虐妓的情事麼？倒未免有幾分心怯咧，等我探探他們口氣，再作道理罷。正要開口，一想啊呀且慢，他們多係女流，我和他用那樣的稱呼才算合式呢？想了一會，噯，有了，也尊他聲女大少，終大差勿差的。沉魚等踏上階沿，惟見鴛母呆看他們，並沒一句應酬的話頭，滿心疑憤，便想發作起來，鴛母忽笑問道：「諸位女大少，今日甚好風，吹得你們貴人來呢。」沉魚道：「長久要來了，你家林薛兩姑娘的豔名，是久慕的。」鴛母聞了此話，心下為之一寬，因答道：「蒙大少枉顧，可喜得緊，但可惜事不湊巧，咱們黛螺女兒早看戲去咧。」沉魚道：「寶鶯呢？」鴛母道：「寶鶯有客在那裡，也不容他棄舊憐新的。」說著，外面石庫門口恰停下一頂花輿，鴛母見而喜道：「我兒回來咧，好算諸位女大少的福氣。」沉魚向外一望，果見一位體態輕盈的名妓，帶著個略有姿色的大姐，先後進屋子裡來。鴛母迎上前道：「兒啊，列位女大少候你多時了。」黛螺便和他老媽的調，也撮著笑臉道：「女大少們，請樓上坐坐呢。」沉魚道：「好啊。」即時四美人跟了一豔妓，向屏後扶梯上一逕上去。大姐抄上一步守在房門根首，揭起門簾，待他一個個跨進房中，黛螺就請他們沿窗坐下，請教大少尊姓，沉魚等便一一說了；林黛螺又各各敬過瓜子，方才一同上樓的。大姐手捧了金水煙筒，走過來裝了幾口煙，沉魚是慣吃雪茄煙的，許多皮絲淨絲，都覺得嚼蠟無味，所以一口回絕，經不得他扭扭捏捏的再四歪纏，無奈抽了兩口。林黛螺復坐到沉魚近身，同他扳談。沉魚趁著陽光映照，把他仔細一認，雖非盡屬真色，卻也秀溢眉宇，知那青蓮閣五層樓的拉客野雞比較比較，差不多天堂地獄了。畢竟花榜第一，也有三分小道理的。瞧了一回，沉魚便吩咐擺檯面，取局票來，鶯娘道：「我沒局可叫，還怎樣呢？」雪雁道：「鶯姊姊，我給你代了一個，只是坐場錢要你來的。」鶯娘道：「這倒不在乎。」於是雪雁、紅鸚都草草不恭的寫了局票，大姐接立著外場去叫。諸事已畢，起手巾大家入席，酒過一巡，四個局兒陸續俱到，彼此略談了三五句，便相互猜拳，開懷暢飲，各人唱了一出幫子調，清脆喉嚨，頓觸動他們唱歌的興致，沉魚含笑道：「妹子們，咱們何不唱一支歌，來助助興呢？」雪雁道：「極可使得。」紅鸚道：「沒有唱歌書，如何唱法？」沉魚道：「前禮拜所唱的有撰新歌，可記得麼？」鶯娘道：「可就好女兒呢。」沉魚道：「便是。」鶯娘道：「這卻尚堪記憶，總算祖宗有靈。」紅鸚道：「還好，這好女兒我也牢牢記著的。」沉魚道：「即如此，唱唱看呢。」說著又顧謂黛螺道：「煩你瀟湘館主，彈起琵琶來，和和咱們的歌聲咧。」林黛螺道：「唱歌是向不擅長的，怎好瞎和。」沉魚道：「咱們只求熱鬧些就算了，何必定要拍准扳眼呢。」黛螺推卻不脫，只得依兒，沉魚道：「妹子們那個先唱？」紅鸚道：

「你魚姊兒，自然首屈一指的。」沉魚笑道：「有佔有占。」話方畢就想好歌辭，按著獨覽梅花的腔，拍唱起來道：

好女兒 好好好 抵制抵制 手段十分高 拘拘束束不自由 毋寧死得早 一般規則蹊又蹊 告白森森 令人魂膽銷 (指第五回金校長之告白) 脂粉隊 娘子軍 小小團體結得牢 才博得清和迎春 笙管聽教曹 吐的溫 敘通宵 管甚麼 燭燼三條 從今後休再起風潮 好好好 唱畢，便挨著鶯娘了，鶯娘唱道：

好女兒 好好好 纏足苦惱 纏足苦惱 盈尺蓮船 又恐 貽人笑 怎及得不大不小 伸縮自由難 畫描 紅的瓶 水泛 桃 綠的瓶 兩打蕉 此功此效 料想世界少 點點滴滴楊枝 水 遠勝那波臨頓 情天不老 (見四月十八時報梅花落小說中) 可以處家庭 可以入學校 攸往咸宜 而今而後樂陶陶 新也好 舊也好 好好好

鶯娘唱到結穴的好字，雪雁又接唱道：

好女兒 好好好 二萬萬同胞 廢物廢物 普受了譏和 誚 不出閨門躬作操 沒世枉劬勞 事事服從 自賤自苦還自撓 那比得我輩青年 表面居然受女教 上海兜兜福不小 新舞台 陳列所 一覽無餘 早經走幾遭 東西蒼芳 領略花圍 與翠繞 怕不是新學名譽 繼長且增高 好好好 雪雁也唱完了，紅鸚想要輪到我壓末的小妹子咧，就按了G字調，高聲唱道：